惠菴集

地

詩
啓
書
賜祭文
雜著
記

碑文
墓誌銘
表

息菴先生文集卷之三

七言律詩

慶會樓　親臨觀射應製

金扉曉啓聚羆熊禮效周王射澤宮虎士分曹文陛外獸帿遙敞緑陰中授弧偃見儀形正破的非爭技藝工一豫不嫌西日晚池花移影玉欄東

東坡途中次韻

雲葉飄飄雨後翻更逢晴日野含暄楊花散雪疑埋逕麥浪連雲欲沒村燒筍煮葵空入夢夕陽芳草幾銷魂悠悠未决孤飛意衣上緇塵十載痕

題俞泓退憂堂

金閨人是紫霞仙新卜幽居別有天長擬角巾遊日
日豈勞芳草揔年年桃花洞暖香吹徑桂樹山空月
滿川只恐弱翁終大拜肯教容易早求田

贈浩師

萍蹤無著只隨緣飛錫飄飄出嶺烟萬點玉峯臨碧
海千迴香逕拂青天雲間老鶴聽金偈松下清風掃
梵筵欲逐高僧遊絕境堪嗟玄度已華顛

送鄭判尹澈赴京

鴨水長城路苦賒此行端爲答恩波遼天歲暮顏侵

雪燕塞風多飯有沙鳩鵲暁班隨萬國鶬鴰高詠動
中華遥知客裏逢新臘何處青絲問酒家

寄題梁學官江亭

移家新卜翠微原塵躅何曽入洞門桂樹攀淩成小
隱桃花栽遍當仙源峯攢石骨雲千古江動金波月
一痕想得風光相憶處玉鱗登俎酒盈樽

送柳佐郎潡南歸

落落孤忠自肺肝肯隨流俗暫低顔明時薄宦風塵
下末路浮名毁譽間客久苦吟生白髮春來歸思滿
青山南宮舊事餘閒夢手折梅花度嶺關

送奏請使黃承旨廷彧赴京

一封今去達皇扃為問歸期換幾蓂義重可容承祖
訓痛深奚啻哭秦庭應將文字傾華夏終使勳名照
汗青豈復寂寥如昔日閉門唯著太玄經

贈太灝上人

送汝西歸更杳然此身何苦尚塵緣香山回首隔千
里秋月傷心又一年每想瀑川休長老常思檀樹古
神仙雲間有路應相待未決孫飛雪滿顛

丹陽途中以下五首灾傷御史時

悠悠浮世幾悲歡到此方偷懷抱寬客路縈回臨好

水郵亭前却對層巒楓林葉密丹霞暗蕎麥花飛白雪殘自笑何時投手板滿山秋日響空灘

保寧途中

衰草長郊路遠分青烟往往數家村秋光晚染江楓老風力橫拖海雨奔古驛依山斲瘦馬孤城如斗戍殘軍巡穴御史多愁緒醉擁寒衾日欲昏

結城途中

雲物蕭蕭欲暮秋獨凭危檻逈雙眸潮平海口青山小霜薄官園絳實稠鴈影遥從晴靄沒角聲閒弄夕陽愁嚴程只益身憔悴不覺新絲己半頭

庇仁望海樓次板上韻

黃茅青草散秋風萬里蒼蒼混太空利涉無津延袤濶靈潮有信古今同畫成波面圍山翠光動乾端浴日紅馬上暫時觀浩渺便能開拓百年胷

舒川途中

困脫征衫得暫休旅懷清悄自添愁天橫遠色孤雲午風送寒聲萬木秋野店山橋俱歷歷浮生長路共悠悠茲行便覺多奇勝又望黃蘆向海陬

李高陽挽二

情來日日若相思親愛如君更有誰二紀通家滾分

義百年中折倍連沥褒賢增秩　兩朝命記德遺芳六郡碑料得此生終始善也知餘慶屬諸兒

題翰林注書契軸

聯翩朝暮著情親叓把芝蘭托契新已識鑾坡儲將相還聞柱史古仙真官榮浴筆吟紅藥寵極含香入紫宸應使姓名垂竹帛畫圖容易帶輕塵

題洪千璟雙溪亭

臨溪亭敞對山門好會尋常自一村繞足稻粱供野酌只收蔬筍備盤飱丹砂有井人多壽黃甲標名俗尚文我欲從君同結社幸分花竹與連園

金牧使景憲挽 二首

事親而孝事君忠白首孜孜秉此衷銅竹屢分垂困
翮晨昏無憾質皇穹遺芳鏤石謳謠裏一病捐生泣
血中幸有鳳毛恢素業家聲何謝植槐翁

浮雲榮悴任悠悠年少情親到白頭村酒許同吳岳
社釣簑期上廣灘舟殘生未决孤飛去爽氣還從曉
露收存没遽分乖夙願東風吹淚北天陬

贈宋評事

嗟嗟阮瑀好從軍遥賫元戎鎖北門長白山前重踏
雪摩雲嶺外更銷魂沙場戰骨多新鬼土屋鶉衣拜

舊恩此別料應稀信使只憑闕月照平分

題集勝亭

畫欄橫跨石崎崟登眺飄飄自爽襟山勢北來天外散江波西注海門浚徑無塵土雲生履人倚青冥月近琴臨水朱扉多晝閉愛君終保白鷗心

次李進士春英韻

徑草萋萋晝掩扉水生春澗欲平磯晩投簪紱聊因病久滯風塵自踏機野老來看新草屋山童重拂舊荷衣石龍堆上同携酒日到西岑尚未歸

次李秀才宗厚韻

剪去荒榛築小居陶潛還解愛吾廬自憐久作驚弦鳥誰料今爲縱壑魚良友到時花正發新詩裁處錦難如柴荊暫借光華在童子提罍爲客漁

有感 時有虜警

邊烽何日報平安胡騎紛紛入漢關空使萬兵屯細柳誰將三箭定天山長纓繫頸言終謬繡袷通歡計又艱衆議邇來皆曰聖老夫於此淚偏潸

次尹上舍 汲 韻二首

暮齒何堪趁曉班始謀農圃斸荒山幽棲已就身終托野老無營意自閒滿地碧茸平可席出溪蒼石散

成壇只緣久沐恩波潤烱烱猶餘一寸丹

隱吏應非強學梅只緣多病乞身來畬田種粟燒窮谷野卉尋春步四臺良友到時嫌酒盡新詩裁處喜襟開多君不厭村居遠寄宿寒茨夢再回

次朴上舍東說韻二首

碧流當户淨如空投老歸耕一壑中草合寂寥無客久身閒舒卷與雲同村農豈待雕胡飯春網時登赤鯶公獨有息君心未折悠悠長似水傾東

白頭閒卧看青空今古悠悠一嘯中廿載夢隨風雨駛　兩朝恩較昊天同今來懶計新茅屋老去浮名

舊上公麤飯濁醪堪没齒况兼雲水繞籬東

有感

國似金甌誰敢侮羽書何急報多虞長城倚壯才難見繡袷逼歡事亦迂南土士爲滄海鬼北門民作犬羊奴看他野哭防胡去自愧安眠卧腐儒

寄樂歸主人黃景文 廷或

扶病來爲烟霧客只緣相伴樂歸人剃蓁剪去新開徑山水平分示作隣軒冕本非妨隱遯漁樵亦自有經綸憑君對酌知何日更待明年滿壑春

次黃景文韻

青巒疊疊水悠悠門石灘頭度一秋漸學土宜隨異俗暫開茅棟斷荒丘孤蹤已去人羣遠餘齒堪憐虎穴休料子致身才不少看花洞裏自無由

再步前韻録奉黃景文

莊周蝴蝶本悠悠萬事終歸兩鬢秋孤石波痕來太始五峯霞色裂丹丘風騷老氣君誰讓山水冥搜我未休聞道乞閒期歲晚自憐垂死見何由

樂歸亭杜鵑花籠山盛開天然上人報我來看

杜鵑花發招提境日照紅粧萬朶燃宮女參差孫武陣火雲零亂祝融天山僧罷定邀同賞野老多情强

着鞭不恨人譏學年少扶節終日坐崖巔

寄黃高陽 赫日哦亭

葺茅穿沼郡齋隈幽興還乘簿領堆佳卉亂栽分塲暎細泉遙引透墻來事殊借寇唯安命治合徵黃自有才見却牛刀今已割日哦應是異丞哉

洪耻齋 仁祐 夫人挽

曾尋師友屢敲門一飯恩深雜珮分永歎山陽無舊侶誰憐寡婦著高文未將隔宅存交道又送哀笳落隴雲獨有哀顏萬行淚空憑挽曲灑雙墳

李栗谷挽

曾承嚴召出雲扃欲爲明時致太平朝暮行看調玉
鉉國家今忽喪金城孤墳寂寂依山木百口飄飄學
水萍　聖主軫哀垂雨露可憐泉下亦恩榮

次松溪韻二首

幽棲晩卜瀼西濱山鳥初驚見外人開徑石根從犖
确所畬雲外費朝申空名久誤軒墀寵野性宜辭棧
豆馴寄語松溪詩老道此心安處便垂綸

聞君屛處謝塵蹤野輿牽時獨曳笻楊子逐貧終不
去君平棄世本難容門扃白晝書連屋山吐金波雪
壓松佳句便教人膾炙傳芳奚待勒華鍾

宿山村民舍

林間村户纔三四一水縱橫萬木蒼里社只循渠禮讓女粧猶着古衣裳輸官物色多山果饋客盤餐割蜜房獨恨 聖時軍旅數吏因封己夜呼忙

石龍堆上次李上舍韻

山顔松盖寫如屛野俎金刀屢斫腥石骨雲生催暝色瓊田風起爽襟靈村中父老醪傾白座上朋徒眼自青垂白可安棲谷口苦懷非是故人醒

明宗大王實錄詞臣洗草宴契軸韻

喬陵回首白雲賖萬古鴻猷托史家金櫃抽書休載

筆石渠收稿見連車文隨逝水餘青竹酒送仙盃灩
紫霞詞掖舊臣猶未死綺筵扶醉鬢絲斜

送友人遊楓岳

身奮飛埃萬丈紅此翁心膽尚豪雄山橫天地蒼茫
外路入烟霞縹緲中倚杖低看滄海日開襟長揖紫
霄風嗟余枉被浮生束空愧青冥獨去鴻

送金晦叔赴京 晦叔善華語再赴

行李頻煩入帝都醫山遼水舊蹤迂胷中零亂十年
讀天外翺翔萬里途鄒魯更無譏鴂舌朝廷應已識
鴻儒何時把酒迎歸駕蠏胥初成菊未枯

題僧軸

小齋朝退偶乘閒隱几悠悠望遠山從古世紛誰盡解秖今人事轉多艱長空過鳥元超忽落日孤雲自往還遙想舊遊天外寺木蓮花發水潺潺

送金顯卿赴京

路入燕雲萬里賒此行端爲答恩華天涯要折龍灣柳馬上愁殘鶴野花曉看海星懷故國夜敲鄉火宿寒沙自憐憔悴淹書閣未拂塵衣鬢已皤

送性眞上人歸仙源山

恒沙踏遍已華顛芳草歸心度幾年上國停盃聊別

侶南鄉飛錫又隨緣桃花洞裏人誰在桂樹山中月
自娟古院燒香清磬夜相息幸寄白雲篇

送高應任赴鍾城

戎軒北邁守孤城殘臘風霜滿驛程受命已忘沙塞
遠顧恩還覺鐵衣輕陰山漠漠連夷落邊草蕭蕭繞
漢營謀帥向來由禮樂會看麟閣畫書生

寄題白巖雙溪樓次圃隱先生板上韻

輪奐重新卧野僧二仙文藻繼誰能山中芳草青春
暮塵裏羈愁白髮增茶鼎竹林談久絕石床花雨夢
猶澄岐峯東畔烟霞路惆悵浮生幾箇登

清安縣敬次先仲父訥齋先生板上韻二首

塵壁高懸一首詩意關飛動讀來遲江河自共遺文久勳業何須太史垂草裏幾閒龍虎士人間空說鳳凰池寒天落木斜陽地磊嵔心胷付酒巵

到此頻看入詠詩沈吟欲和息應遲曉雲未散山全暝春日將中柳半垂氣槩老來渾落莫風流愁處忽差池主人好客回青眼朝酒慇懃侑十巵

次歐天使納清亭韻

小檻低簷蘸碧流幽蹊還訝玉人遊柳條欲嫩麥殘雪松盖連陰老幾秋捲箔時看山鳥下掃筵惟伴野

雲罍擬陪尊酒西歸日只恐芳菲喚別愁

次歐天使大定江韻

寒勒春氷苦未融小津開截白雲中初驚銀浦光搖纜忽訝瓊田影倒蓬已遣輕舟同一葦何勞百尺掛（掛皇華集作臥）長虹只憐尚弱東風力未見連天晚綠濃

次歐天使練光亭韻

春暖流澌下碧漪捲簾高閣夕陽遲千峯晚色霞飛綺兩岸晴光柳宛綵佳句動人新得格玆遊如夢本無期只緣未遣仙槎駐江月空添別後思

歐天使寵示佳篇謹步其韻敬塵清眄

津亭霧罷青山曉浦口潮添白鷺濤獨愛澄江開倚棹每隨旌旆倦聞鼙北天渺渺孤雲没東路悠悠亂嶂高異域難逢知己在風光猶可助詩豪

次歐天使大平樓韻

來遊萬里魂堪斷獨倚青冥思更賒天濶楚鄉飛客夢路窮蓬海駐仙槎山連睥睨雲常暝春半池臺草欲華簾外夕陽看漸没消愁惟有酒如霞

次歐天使長途抱病韻 聞公竣事仍歸衡陽故末句云云

渺渺衡南家信絶悠悠羈思共誰論半生多病空驚瘦萬里逢春獨斷魂畫角遠飄山月曉錦袍還帶塞

霜痕遥知故社歸來日稻葉初青水繞村

次歐天使韻天使詩序曰今月九日乃天朝會試初塲日也余前年此月在塲而今年此日在途乃感而賦此云

清羸已覺減腰圍百感由中不自揮客路遥連青塞濶鄉心長望白雲飛天涯春色孤吟過海外晨裝匹馬歸浮生謾誇登桂籍一成覊絆事多違

復依高韻奉呈歐天使敢冀郢正二首

旅館幾回看月詠苦懷曾不向人論仙遊暫作三韓夢物候偏驚九折魂野草欲迷燒後色春陰遥結日邊痕南還未及芳菲節處處鷶鴂綠葉村

途中幾見紅塵起馬上頻將白羽揮山館月明愁夢
冷塞天雲斷旅魂飛湘潭細雨催花發衡岳晴雲待
主歸萬里兼程心轉急幽期不與野農違

奉別歐天使 四首

淳忝陪後塵往返道途已涉兩月極蒙雅眷
一荷戴難言況酬唱文字情意自親其爲薰德
醉義亦如何哉今當旋旆雲泥永隔不知何
日更覩清顏謹賦七律四首以爲別後之覽

忽逢旋節下天扉東土歡聲聳漢儀已識鸞鳳標異
骨更驚奎壁散清輝仙才合在丹青地風翮方搏九

萬飛自恨臨分無以贈只憑明月逐征騑
高科曾仰羨名馳仙骨今看氷玉姿愛士每承傾雅
量傷春頻見惠新詩從知肺腑元無隔只恨形容各
有覊鴨水悠悠分去住數行衰淚獨臨歧
慈心耿耿戀庭闈枕上分明淚未晞路遠海東春雨
滑客還湖外夏雲飛休嫌壽酒無佳節正值榴花媚
夕暉身着賜袍裁獸錦不知何用老萊衣
孤旋杳杳指衡湘宮錦榮生道路光日下五雲懷北
闕天涯三畝在南荒猿啼碧樹山城小雨暗青楓水
驛長歸興莫言芳草老滿園新竹待傾觴

次成天使鴨緑江分得高字韻

亂山東望接天高畫舸飄然渡碧濤邊吏聳迎青瑣客野童爭看紫麟袍含風館舍開沙岸蔽日旗幢簇水臯萬里諮詢多物色只將佳句寄甄陶

次王天使鴨緑江分得東字韻

江南那得信書通鴨水孤舟浪帶風鄉思幾年悲越鳥王程千里歎秋蓬消殘光景詩篇裏憚壓華夷氣槩中天下一家無遠邇賞心還在海雲東

次成天使車輦館觀松韻

幹屈枝蟠度歲來及肩欹盖老陰開先秋爽氣還吹

蟠皇華集作翻

工皇華集作斤

面未夜青嵐已蘸杯櫟社曾聞能獨壽匠工今見亦空迴休嫌久偃夌霄意應有神人愛散材

次成天使高嶺即事韻

仙馭高攀紫翠間巖泉清耳落潺潺行窮鳥背千回路覽盡天邊萬點山肝肺幾勞懷鳳闕夢魂應已渡龍灣秋風欲起東溟外久隔花軺趂立班

次成天使太虛樓韻

身御泠然上碧虛曠懷無際久躊躇青山雨斷明霞曉綠野人歸小店疎四海齊州皆帝統三韓方丈是仙居他年玉署應多暇時看前題幸記予

次王天使太虛樓韻

納日暈簷面面虛半空聯榻共躋踏玉欄高處遙岑出野逕橫邊古木疎絕境光陰添旅恨故鄉雲水夢郊居追陪仙侶嫌衰病誰遣浮名苦絆予

次成王兩天使大平樓韻

倚遍危欄息有餘飄然如入紫眞居冥觀領略無邊景健筆牢籠萬卷書日月忽催秋色至山河還使旅情舒憑公莫恨鄉音異皇化東漸邁有虞

次王天使葱秀山韻

一水縈迴自北來層崖邐迤半空開襟含爽籟行松

遥袖拂蒼苔坐石臺烟景便宜留使節雲遊何必訪
天台高懷久已忘機事沙鳥閒眠眼不猜

次成天使百祥樓韻

極浦遥山混翠虚玉人重到此躊躇烟開野樹秋容
淡風弄簾旌日影踈旅思欲迷青塞路歸心長拱紫
皇居壁間頼有瓊瑶句相憶他年幾慰予

次王天使漢江樓讌集韻

一日陪遊飽德已多又承佳什如獲拱璧褭
步清韻敢希郢正

濕雲初散水明樓逸興來乘汗漫遊寒旭倒波晴淡

淡仙舟移棹晩悠悠江山繞筆堪相助鸞鶴冲天僊不畱好景幾過間歲月品題今始入清眸（向於席上仰質漢江淳碧百祥三樓勝槩大人以漢江爲第一故末句云）

附原韻　　王璽

漢江之上漢江樓覽勝新晴伴客遊天外雲收山矗矗洲邊船渡水悠悠侑觴歌舞華筵動照眼詩篇彩筆畱　詔諭東方慚昔使憑欄猶自縱吟眸

次成天使宿東坡館韻

伏承垂示清文有若截金雕玉精輝眩眼當什襲珎藏以期傳遠淳多病失學鹵莽已甚

敢依高韻綴荒辭仰希斤正

紫微迢遞隔神京古館蕭條傍客程葦簹捲時青嶂合野禽啼盡暮烟生箕封百世猶遵教坡老千秋亦揭名仙駕不妨遊此地更聞三島在東瀛

附原韻　　　　　　　　　　　　　　　成憲

余自爲諸生即爲舉子業所困登第濫從史氏後日事編摩無暇工詩遠道莫可遣懷勉成荒拙之句欲求正於大方之家非以效顰爲遂忘其陋也小惹稍平再呈俚語并寬尊懷云

神京東去望藩京猶是征人一日程蒲座衣冠皆慰使（余是日小恙慰使相屬）盈庭簪組半儒生風塵自愧休文瘦邸舍誰標蘇子名應爲文章動蠻貊却教窮海羨蓬瀛

次成天使留別韻二首

吐鳳詞華冠禁林遠追風雅續遺音英聲共許材爲梓妙句皆驚字切金仙珮幾搖三島路鵬程方迴九霄心征騑暫住東溟上郢曲還教萬口吟

紫冥遥報白雲秋羽駕飄然返十洲志潔冰霜塵不染詩成珠玉價難酬東韓一夢迴仙枕西塞連山繞

驛樓自恨海隅垂白髮　帝鄉迢遞幾回頭

奉别成天使監吾學士大人 三首

謫仙才調自超倫萬里乘槎奉　帝綸海外共驚看
玉樹人間無計駐飇輪蟲帶暝草年華晩露洗秋空
月色新别後此情知幾緒亂山東路獨傷神

視草常遊紫闥中又從滄海散高蹤名懸霄漢　恩
波瀾神降崆峒山在薊州道氣濃大雅文章開突奥中華
禮樂煥儀容鴻飛未竟東人詠别淚如何忽滿胷
身披獸錦照猩紅海上青山度萬重太史遠遊文勢
健馬卿多病宦情慵胡天鴈叫金風冷野草螢飛玉

露濃遙想薊鄉今又過夕陽烟樹老秋容

奉別王天使見竹給事大人 三首

江西茂閥舊聲華還擢方承雨露加丹鳳闕中收諫紙碧雲天外下仙槎清羸骨相山曕峻蕭灑襟懷玉絕瑕每對談霏堪濯熱自忘關塞驛程賒

風期真箇古人儔早被 殊恩侍玉階鸞詔忽頒天北極文星搖落海東涯自多披霧歡方洽誰料登龍事反乖萬里相思何處瀉屋樑秋月照幽懷

東土遺蹤已杳然玉京歸路歲華遷愁生遼薊新秋月夢落麻姑 山在江西建昌府 舊洞天儒術本宜光衮職履

聲行見到星躔自憐憔悴關河外惟待音書下日邊

自龍山歸漢江舟中口號

琴書顚倒下龍山一棹飄然倚木蘭霞帶夕暉紅片
片雨增秋浪碧漫漫江蘺葉悴騷人怨水蓼花殘宿
鷺寒頭白又爲江漢客滿衣霜露泝危灘

附次韻　鄭松江

身如病鶴未歸山巖老松筠谷老蘭漢水秋風愁
裏度楚雲湘路夢中漫人情閱盡頭全白世味嘗
來齒更寒遙憶江南舊釣侶月明搖櫓下前灘

自漢江還歸龍山

棲息頻移到抄秋又隨黃帽水悠悠身將杖屨唯孤
影月與風霜共一舟滄海可浮歸已晚丹心未折死
應休息君自灑千行淚憑寄寒潮向北流

次寄然師韻二首○師住永平寶巖山我欲卜居永平師嘗說牛頭淵勝槩且上有楊氏亭勸我買之師方欲移錫故云

吾道悠悠可便休東行勝絕敵南州身經寵辱雙蓬
鬢夢入江潭一釣舟鷲嶺寺僧能鍊句牛頭亭月最
宜秋新盟已許從猿鶴傳語孤雲爲暫留

一局輸贏鬧未休逢人盡道識荊州盟壇楚越還携
手平地風波解覆舟歸恨幾看春草歇村農遙憶稻

花秋何勞待賜頭綱餅已被山僧笑久畱

將歸永平聞馬鬣之勝詩以寓懷

世事紛紛劇亂繩求田寧避忤陳登乾坤眼擡青雲冷江漢秋晴玉露澄　聖主尚思存老馬殘生還愧學飢鷹歸山有路宜投袂馬鬣淵頭石幾層

卜居

馬鬣淵頭野徑湲獨披秋草費登臨尖峯攢簇來天外老石參差散水潯歲晚尚餘魚鳥志地偏誰污薜荔陰從今永結茅茨臥免使塵襟更入心（一作莫言新到無隣並閑徑待君時抱琴）

棲息頻移到抄秋又隨黃帽水悠悠身將杖屨唯孤影月與風霜共一舟滄海可浮歸已晚丹心未折死應休息君自灑千行淚憑寄寒潮向北流

次寄然師韻二首○師住永平寶巖山我欲卜居永平師嘗說牛頭淵勝槩且上有楊氏亭勸我買之師方欲移錫故云

吾道悠悠可便休東行勝絶敵南州身經寵辱雙蓬鬢夢入江潭一釣舟鷲嶺寺僧能錬句牛頭亭月最宜秋新盟已許從猿鶴傳語孤雲爲暫留

一局輸贏鬧未休逢人盡道識荊州盟壇楚越還携手平地風波解覆舟歸恨幾看春草歇村農遙憶稻

花秋何勞待賜頭綱餅已被山僧笑久畱

將歸永平聞馬鬣之勝詩以寓懷

世事紛紛劇亂繩求田寧避忤陳登乾坤眼擴青雲冷江漢秋晴玉露澄　聖主尚恩存老馬殘生還愧學飢鷹歸山有路宜投杖馬鬣淵頭石幾層

卜居

馬鬣淵頭野徑湲獨披秋草費登臨尖峯攢簇來天外老石參差散水潯歲晚尚餘魚鳥志地偏誰汚薜荔陰從今永結茅茨卧免使塵慾更入心一作莫言新到無隣並閒經待君時抱琴

永平雜詠

子美曾題巫峽事我今來此頗相同山蘿捭處勞防虎崖蜜收時遠候蜂當户何嫌女麁醜所畬還有瀼西東秋沙晩照眞堪畫漸卜幽居學士風

寓宿牛頭亭

累宿牛頭水上臺漸於風土見聞詳洞民常道虎豹患溪女不知時世粧匙刮樹腰收白蜜杵鳴村外搗黃粱老夫新到無他業案上先披採藥方

寓居牛頭亭

澄灣曲曲石重重我到經秋又向冬廿載宦遊餘悔

客一丘棲息幸從容門扃白晝雲生徑山吐金波雪
壓松野鶴聲中入獨卧自無閒氣着襟胷

金水亭

崖巓鑿架小簷楹選勝應勞意匠營喬木擁愛孤縣
小亂峯中圻一川平璦田石骨相涵映暖翠浮嵐遠
滅明見說主人垂白髮琴心山水曲猶清

送許曄出尹鷄林 二首

未將儒術佐君王三佩銅魚鬓半蒼去國身隨秋鴈
遠分憂地拱瘴烟荒久拚寵辱齊飄瓦惟把襟懷托
鍊鋼野館黃花開已遍問公何處度重陽

平生交義最情親末路相看意更眞叱馭嶺雲君信
命閉門秋草我忘貧年華晩晩驚衰鬢樽酒携分惜
此辰瓊樹相思何日見銀鉤數字莫辭頻

五言排律

送鄭監司芝衍赴嶺南

火維分嶺徼天限阻重溟舟楫殊隣貢城池故國形
地雄勞並育民散犯祥刑岳牧委宣化諮詢是著經
高才膺簡拔駟牡出郊坰戀闕腸堪斷酬恩淚自零
旅窓頻問夜征路每侵晨玉劒光初發冰壺色更熒
韜鈐堅保障膏澤活生靈風格知誰抗歡謠行可聽

海雲孤月白方文亂峯青皇樹凌冬茂官梅帶雪馨
澄清有餘暇遇境不須醒

送人牧濟州

新恩膺閫寄衣錦出京關海外三神地波間一點山
木奴登御膳龍種入天閑颶母歸時息鶉衣到日安
清明堪壓瘴忠信可行蠻鱷避潮陽去珠從合浦還
望雲長在眼戀闕不違顏待報治功最歸來侍舊班

送鄭季涵出按關北

北門膺鎖鑰 明主已知賢本以文經世仍兼武鎮
邊雲低青海月星動紫微天鐵馬迎詩伯金笳引酒

仙鶵衣臥甌脫狐塞接居延雪嶺寒膠折沙場夜鐸
連膽惟忠作伴心與義爭先舊疾身憔悴春泥路杳
綿總戎資上策宣化制中權赤子歌來暮雕題乞受
壓塵清關笛外氛掃夕烽前國倚長城壯人推一柱
堅佇看嚴召悉歸捧邇英筵

送尹僉正暭赴京十韻

出塵知異質刷翮自髫年達識惟藏用高門久尚賢
學包書萬軸身鬪路三千禁臠歸清製冥搜入曉韉
江鳴孤竹月山擁薊門烟燕塞胡霜重幽都帝里偏
懸旌佳節過觀樂舊容遷歷覽人間世翺翔歲暮天

睽離驚隔凋衰病滯林泉未遂河橋送空餘夢寐牵

曺南冥 植 挽

峻節元追古沖襟自寡倫千尋看直聳百鍊蘊剛眞
柱石才雖大風塵事又屯獨隨玄豹隱幾換綠蘿春
守道心長逸匡時術未陳乾坤收正氣泉壤閉高人
破屋畱丹洞哀辭下 紫宸蒼生空有望志士竟沾
巾舊迹山花晩遺魂壠草新凄凉白雲逕誰復繼清
塵

奇高峯 大升 挽

天畀英姿秀人推學業醇義軒追古遠鄒魯泝源眞

孤雛傷時溺危蹤困俗嗔伏蒲新渥渙耕谷舊棲貧
江漢重回棹風塵再去身素期全出處浮世有亨屯
聖道墜遺緒明廷喪哲人病淹鄙燭夜愁入嶺雲晨
夙昔心相契星霜分更親溪山俱引興松竹約爲隣
湖外三秋月遼西萬里輪別離曾幾日存沒只沾巾

退溪先生挽

先覺生南紀斯文有棟樑士林瞻出處天意本蒼茫
擢桂初騰踏棲霞晩晦藏寂寥顏氏巷蕭灑武夷庄
講誦身忘老鑽硏德愈光眞傳慕濂洛高韻挹羲皇
六籍師將絕三才道更昌紫泥頻被召丹悃每傾陽

異眷追 先后洪私報 後王卽程寧侯駕抱疾尚
連章𧹞鶴餘幽息貂蟬反舊行十圖辭極懇獨立志
難張忠信眞堪仗紛囂肯過防講筵方容勿歸轡又
蒼黃江漢孤舟遠雲霄一夢忪野扉披碧草村碓掃
黃粱去國餘生幾知天此樂長世期司馬相人慟伯
淳亾畱烏遺塵境騎箕到帝鄉緖言垂百代餘馥化
羣狂久忝承函丈無因拜若堂別離移歲律存沒隔
殊方受誨慙終負含情只斷腸九原誰叫起空有淚
淋浪

送朴希立赴吉州

荒城隣大漠古戍駐殘軍地理東溟濶天街北斗分
紫臺初受命青塞遠離羣燕頷曾投筆龍韜會靜氛
邊城揺白草朔氣結黃雲萬里歸書斷孤燈旅夢紛
臨歧惟贈策把酒阻論文此去恩華重將何答　聖
君

題朴君沃鎭滿浦時諸賢贈別帖

屈才輕五馬謀帥重西疆壽甲金開組華簪玉截肪
一朝辭俎豆千里擁刀槍山斷玄菟塞江分白帝鄉
威聲空虎落退步壓龍驤風景窮陰地烟沙殺氣塲
恩隨天共大身與義爭强紅旆休前寄丹墀反舊行

戍樓餘昨夢邊草幾秋霜已覺形容改空憐意思揚
遙懷射鵰處愁臥讀書牀

七言排律

贈山人六韻

久病今朝始出門門外桃花雨露繁鳥貪春意千般
奐雲妬陽光百變昏幽竹一邊人獨立白蓮何處爾
過存平生嗜好惟蔬筍此日慇懃拒酒樽方外不求
安穩地世間休出激危言陶潛晚入廬山社踈懶周
行謝鷺鵷

息菴先生文集卷之三

思菴先生文集卷之四

論尹元衡啓乙丑八月初三日

伏以領議政尹元衡托肺腑之親據上台之位專政擅命竊弄神器人主威權移在掌握氣焰熏世跋扈無忌脅制君父睥睨宮禁無復人臣之禮至於籍百僚之口網一國之利八道饋遺百倍於封進千官懍畏實過於至尊國家大小之事必關白於此人而後乃行使 殿下孤立於上徒守虛器搢紳重足於下莫保朝夕國勢岌岌折入於私門忠憤之士莫不扼腕而流涕痛君父之無權憂宗社之將傾而泯默不

敢開口惟待　聖主之自悟鬱悒度日而元衡近益
驕亢積惡彌酷其便私利己削弱公室擅張威福之
狀至老益甚此皆由於恃功自肆而終至於主弱而
臣彊國衰而家盛也姦宄萬端不可勝記姑以一二
言之以妾爲妻春秋大戒自古雖或有如此之舉是
皆帝王之所爲而固非人臣之所可忍行者也元衡
恣其意慾掃滅名分迫脅朝廷欺罔天聰至以其妾
陞爲夫人敢毁王章變易人紀上不憚君父下不畏
萬世惟知自適餘皆不恤自我國開創以來未有人
臣敢爲如此之事者也且德興君之子　中廟之孫

而敢以其妾之女議婚夫以側室之女嫁於士大夫此翁主下嫁之禮而元衡敢以此例自處其設心行事動輒自擬於宮禁爲人臣所爲如此而其有不陵偪君上者乎當　文定王后大漸之時乃遣其妾擅入大内無異私家　三殿日親問安内入羅列左右而外臣小妾唐突直入略無忌憚至於號令内醫妾進雜藥醫官及提調等知其不合之藥而不敢禁抑古昔莽卓之妻妾未聞横猾縱恣至於如此也原其所以非一朝一夕之故元衡平生不有君上蔑視宮禁其心所畜無非倨傲悔慢故到今日安於此事而

不知懼也布列趨附之人於八路方鎭及列邑舟運陸輸絡繹其門大屋十餘區財貨珍玩充溢其中家富於有國身侈於王者而各邑凋殘邦本日蹶且於諸家供帳什物奴婢飮食嚴辦極備皆如常所寢食之處惟意所往米粟紅腐賤如泥沙以爲此物難於久儲遂盡召鍮器之商舉一市持各色之器車載馬䭾雲集其門以米相販積如丘山萬目所覩無不唾鄙而元衡自以爲得計殊無愧耻之心身爲首相而敢行商賈之事其辱國爲如何哉多防海澤又占良田於沿海及内地之邑使官家給種守令監農而百

姓皆爲耕墾之奴一國逋逃又萃於此況稱爲件力
之人其於八道無邑不在此實分國而自占也其豪
悍之奴掠人之妻奪人之田至怙勢殺人無所不至
而守令不敢禁朝廷不敢言戚親不敢告一國之人
震慴元衡至於此極宜乎主勢之日孤也　文定王
后昇遐之日聞訃赴闕所當擗踊號哭之不暇而晏
然喫飯有若平時又爲所親之人請囑都監以差役
事等官此何等之時而其爲舉措若是其鄙褻也又
於　大行入梓宮之時亦入叅見他人則無不失聲
痛哭而元衡不下涕淚但曰喪事宜速至速盖棺其

時觀者無不駭愕元衡之於　文定王后尊則國母親則同氣平生恩寵可謂昊天罔極而到此無哀慽之情此小人心腸之薄而偏於暴忍之所致雖元衡亦不自知其心之乃如此也自　上喪元嗣之後傷心疚懷微恙頻發　玉體靡寧中外臣僚莫不抱憂而元衡未嘗一言及此如問安等事朝議先發然後元衡但隨例逐行而居首相之位一不身先百僚而爲之未知此人之心獨何以如此也大抵自　上臨御以來宵衣旰食勵精圖治未聞有聲色遊畋土木之過擧國勢日蹙蒼生日困者良由元衡雄據朝廷

脅以威福恐以生殺使大小之人皆視其辭色指揮以爲向背俯仰故　殿下之政教不行於其間也昔漢成帝覺王商僭偪之罪詔尚書奏孝文誅薄昭故事當時天怒赫然五矦震懾然卒不行法故使漢家終罹其禍此惡惡不能去之明驗也請亟命竄謫以杜厲階

其二乙丑八月十四日

伏以治國之要在順人心爲邦之道當伸公論人心順則國以之安公論伸則邦以之寧必然之理也如或人心拂而不知順公論沮而不知伸則國勢必至

於危邦本紀至於蹶矣自古興隆之君莫不順人心而伸公論衰亂之主莫不拂人心而沮公論此既往之得失而將來之龜鑑也領議政尹元衡本一憸邪陰險之人也托國舅肺腑之親紊山河帶礪之盟身躋具瞻之位手秉一國之勻孤假主威而予奪隨手嬰撫廷臣而榮悴在口威權日隆形勢赫於梁門溪壑無底蓄積剩於董塢百僚趨走承風旨之必先八方饋遺輸上第之恐後道路心怒而側目閭巷腹誹而向隅主勢至於日孤國步阽於將顛此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稔惡已極擢髮難數奸

狀萬端不可殫記臣等姑撮萬口所謄萬目所覩者
爲　殿下條陳之一曰專擅無忌其目有十焉聘則
爲妻奔則爲妾古今之通義也雖名門處子一名以
妾不可改易況以公賤之産陞之爲夫人敗毁王章
變易人紀可謂有朝廷乎此其專擅之一也側室之
女適於士大夫翁主下嫁之禮也與德君之子　中
廟之孫而正二品之官也欲以孽妾之賤息圖婚尊
貴之人干名犯分莫此爲甚可謂有君上乎此其專
擅之二也當乙巳武定之時旣曰逆賊之烟族則幷
投於有北示王法也而與之結婚作爲一家則雪其

罪而叙其人是忘國家之賊忽君父之讎此其專擅之三也宮闈至嚴內外有截非外人出入之地而當文定大漸之時乃遣其妾直入問安無異於私家至於號令內醫妄進雜藥醫官提調莫敢枝梧此其專擅之四也八方星羅之郡邑大小碁布之鎭堡前後授鉞者無非負債之帥出入佩符者盡是卿恩之吏陸走貨貝生民之流亡殆盡拖運米穀軍卒之痼瘵亦極尺牘雲飛於遠近方伯掣肘於殿最此其專擅之五也官爵人主之大權刑獄天下之大命官以賂授崇卑視其請囑獄以賄免低仰隨其指嗾銓官僅

行除目而賢愚不問司寇拱手聽命而輕重莫論此
其專擅之六也殺人者死邦有常刑雖儀賓公子尚
不得寬饒而豪悍之奴憑藉執勢焰騙奸人妻女奪掠
人田宅甚至白晝殺越而吏不敢問威勢所及舉此
可知此其專擅之七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王者有
土尚猶然也水落之山密邇都城蒭蕘所往雉兎所
投而環山折受以為柴場驅逐其居民掘發其塚墓
旁近之人控訴無地至立約條供納稅柴無異宮家
之役此其專擅之八也路馬猶式蹴芻有誅而敢以
內閑天駒馱載姬妾略無畏忌山陵之役國家大事

而太僕車馬服役其門吏不得用之此其專擅之九也武庫鐵工鑄鍊兵戈以需緩急之用也而私役其家不遑國事車輛之設運轉戎器以重軍國之事也而私輸其物轅摧牛斃此其專擅之十也二曰貪贓無厭其目有十焉凌雲甲第輪奐華搆連街接巷滿十有餘悖入之總皆充牣其中聚斂之剩財衍溢于外猶且營繕不輟土木方興秦隴之連筏陸續於江頭豈特木妖之興利哉此其貪贓之一也濵海築堰内地沃壤田亘阡陌盡入私占公家給種守令監農官倉儲穀半爲饍餉之資南畝農夫盡作耕耘之奴

農庄所在闔境怨苦奚啻地癖之有識哉此其貪贓之二也招集廛商開市其家青銅白金車輦馬馱而雲擁於門手指看品上下其直而貿販山積市上之物一朝幾空雖銅臭之人未必如斯此其貪贓之三也招致譯官出給雜物而南金大貝齊紈蜀帛條列名目俾貿於燕市之上價少徵多必稱貸於人湊足不準之數然後得免苛責雖賈胡之欲豈至於此乎此其貪贓之四也伴力之人自有其額而列邑之良丁諸郡之富戶冒占濫屬寔繁有徒徵納役債侵督急於星火責出米布毒惡延於隣族甚至勒要刀蹬

橫奪其田民傾家破產者比比有之而流離失所籲呼無路此其貪贓之五也豪悍之奴背主罪在綱常而招納逋逃亾作爲淵藪負罪橫逆之蒼頭相率來投十百其羣乘且好訟之輩自知理屈必以等棄之心輒生分利之計立券持文一投其門則雖理直之人緘口而退莫之敢爭此其貪贓之六也瓦署步兵爲延埴也而自占居半役夫偏苦紙司咨紙爲事大也而私送皮楮公然究換瘠公肥私率皆類此此其貪贓之七也防納貢物市井之所趨也而納一徵十規取倍蓰之利販賣藁草村民之不屑也而船運京江

販八穀布之價利之所在不遺錙銖此其貪贜之八也尹百源乃其猶子也當得罪被竄之日百口藏獲負郭良田脅勒索要奪爲己有金景錫宰相之人也當乙卯拿鞫之時以禁府堂上敢受百金纓段之賂遺此其貪贜之九也各處農庄分養牛隻成籍點閱彌滿原野孳息之數如或剋减則侵徵之弊延及其隣保此其貪贜之十也三曰奢僭陵偪其條有三女僕執爨家人之常也而別立膳夫無異内饔食前方丈饌兼八珍之味日費萬錢每歎何曾之箸奢僭陵偪此其一也太僕酥酪爲上供也而至今酪夫提携

器具煮熟於家有同御進子女僕妾亦皆飽飫奢僭陵偪此其二也家園羅綺之帳器用金銀之飾供帳什物之華侈擬於王者姬妾服飾之奢麗過於宮禁奢僭陵偪此其三也四曰忍心薄行其條有三　文定王后尊則國母也親則同氣也平生恩寵昊天罔極而昇遐之日聞訃赴闕晏然喫飯有若平時及其入梓宮之時趣覆天蓋一不下淚忍心薄行此其一也　前星失耀之後　玉體微愆屢進藥餌中外臣僚莫不悶迫而身爲首相未嘗念及問安等事朝議先發泛然隨行忍心薄行此其二也夫婦人倫之始

也而棄別正妻退徵婚幣幷奪家產使之飢餓而死
永抱無窮之寃聞者爲之流涕忍心薄行此其三也
凡此二十六條之事其小者足以病民亂治其大者
足以敗國喪家爲人臣而有一於此尚不可一日容
於朝廷之上况具備而兼有之者乎元衡負如此之
罪偃蹇廊廟之上售奸縱惡至老益甚而讒言結於
忠舌抗論箝於直口者豈不以震疊之威稜不可觸
而熏灼之氣焰爲難犯哉朝野遑遑上下懍懍跼高
蹐厚莫保朝夕幸賴上天陰誘宗社默佑人心憤鬱
激而爲公論此實轉危爲安傾否反泰之幾也行旅

相慶臣工胥悅翹首跂足佇聞投畀之命而一命遞相之後反示邁邁之意每教以元勳大臣不可寘諸臣等竊惑焉國朝李叔蕃佐命 太宗柳子光立勳三朝厥功偉矣及其有罪則一朝竄黜老死于時不以其功而掩其罪也元衡雖曰元舅元勳其不可以恩而廢法以功而掩罪也較然矣臣等伏見 殿下臨御以來宵旰憂勤勵精圖治未聞聲色遊畋土木禱祀之過擧而治化未著國勢日蹙德澤未究生靈日困使 祖宗艱大之業 列聖宥密之基將至岌岌及累卵之地而不自覺也 殿下不見其形願察其

影焉近者天文示變坤象載震無災不生無孽不作
雖不可指爲某事之應日明之天豈無方隮之由乎
況秋雷之變雨雹之灾幷作於牢拒公論之日亦安
知仁愛之天心所以警告於　殿下者不在於此乎
嗚呼欲合之人心沮喪而驚疑欲伸之公論抑塞而
不暢中外洶懼反有甚於前日則視聽自我之天心
亦可知矣　殿下以遞相之微罪爲足以當元衡之
罪而欲以答天怒慰人心乎臣等未知國家之事終
至於何如也此所以叫閤逾旬而不自知退者也
殿下猶不卽快斷則豈徒公論沮而人心拂哉必有

不可及之後悔也盛見之感必在於履霜曲突之策要先於爛額伏願 殿下留神焉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言責之地常懷犬馬之誠未有消涯之補目見國事之至此不忍終默敢以人心之所同一國之公論仰塵 睿鑑之下倘賜 乙覽更加三思快示三危之黨則國家幸甚

答李叔獻書

承悉來諭但此非倉卒所辨澹一虛明之氣理亦在其中雖無形象之可指既曰理氣則便是道與器何必待具形然後始謂之道器乎冲漠無眹者理與氣

也動而陽靜而陰者理與氣也冲漠無眹之理氣爲天地萬物之理氣本是一也有何疑焉此意何如惟令照謹復

答李叔獻書

再承令諭勤切感荷實深惟於鄙見猶有未快凡經傳所論陰陽皆從天地之已生而言之未嘗及天地之先也張子所論淸虛一大此窮源反本前聖所未發也花潭又推張子之未盡言者極言竭論可謂極高明也但張子以淸虛一大爲名不無後學誤解而獘生故考亭以爲落於一邉非以橫渠之說爲誕妄

也天地未生之先太氣湛一虛靜無窮無外而太極在其中及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天地分而萬物形四時運從天地己生而言之一陰一陽者小闔闢也從天地未生而言之太虛冲漠無眹而動者此天地大闔闢也天地未生之前可謂之陰而不可謂之陽也然則此亦一陰一陽非陰非陽也方其太虛寂然太極未動理固冲漠而氣無形象之可指湛一虛靜安得亦可謂之冲漠乎若曰安有太虛湛一之氣則太極懸空獨立而生陰陽乎理氣本無先後也顧非此簡牘所悉冬宵甚永點燈一敍何如惟令照

答李叔獻書

承悉勤諭殊爲缺切先儒極言其處尚以爲疑此非毫墨所盡奈何奈何經傳所著只曰太極生兩儀而未嘗說破其十分引而不發矣邵子曰無極之前陰含陽此言已到亦未形言太虛澹一之體也天地有限而太虛無窮無外天地未生之前太虛澹一之氣寂然不動只是冲漠無眹而太極在其中非如天地已生之後萬物有形之時也一氣未聚都是淸虛澹一挹之無捉見之未覩安得謂之有象乎今以目前言之空中未曾無氣而有何形象可見固非風雲霜

靈之已聚者也且見朝報令公呈辭緣何疾恙耶慮甚慮甚得便一敘何如因忙草草謹復

答鄭雲龍書

省書審雅況清穩慰豁無已玉溪翁奄至殄喪國家之不幸摧痛罔涯李真公亦繼喪逝邇來世運之屯難可形容病物獨留人間悵悵奈何加以疾病支離日退無進無足道也惟望高明勉勵不輟以扶吾道北村之亭今才草就至如修粧當隨力而爲之君亦留念殊謝

答鄭雲龍書

再度見書審藏修安穩欣慰曷已老子衰邁陸沉無足道也每念君受氣甚厚力量有裕有志學問若更勉勵不爲流俗所撓則所到何可量哉況已卜幽境山水之勝又助其雅思耶北村獘搆雖甚草草亦作老子他日免喪聊可慰也吳公之事今審來諭不堪矜惻浮世之事例多若此深惜林君輕易請罪也然自 上特命本道方伯摘奸推閱啓聞庶必伸寃惟在君等以直處之而已新凉只望加愛

答鄭雲龍書

想極承書審雅況安穩欣慰十分老子乾沒憔悴舊

學日怠無足可道加以國運屯厄至於此極未死餘
喘何以爲心念君結茅雲林静坐講誦此味知者鮮
矣歎君獨專也北村之卜初意有在而勢有難措區
區小計亦未得就豈非命也向熱惟冀加愛

賜祭周世鵬文奉　教製

惟靈三光結粹一氣融精天球不琱水鑑孤明仁厚
成性淳厖積中言行無玷道業夙隆正而不流和而
不同温如冬日勁若寒松襟靈曠遠器宇沈詳氷霜
勵操蘭桂騰芳儒家模表禮法紀綱動惟樂善居必
愼獨白玉無纇朱絃讓直詞含風雅學總典墳蕭然

好古卓立不羣揚歷近侍茂昭聲實謙恭靜密終始罔失入推長者時許才傑分符理民秉鉞觀風心存激揚惟孝與忠敦尚教化擺落常式歌詠彛倫鼓舞頹俗利澤遐洎屹爲喬嶽官參列卿志猶寒士清標苦節不恃無倚騏驎逸步鵰鶚輕翮青冥方騖疾痾驟入久處閒散予心每惜如何一夕壑舟遽移耆舊凋喪軫念傷悲聊遣禮官奠此菲儀英魂不死歆予哀思

讀奇德陽遺稿讜議一篇

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孝者百行之源忠之本也

移孝爲忠終始不渝盡臣子之職者非盛德之君子能若此乎人君所當寬假優容勵天下之忠孝也服齋先生姓奇名遵子敬其字也若先生者欲盡忠孝於君親而困不得其志也先生生有異質年纔十三大通文理十七八時慨然以求道爲意超習俗之卑陋而卓如也嗚呼偏荒晩出且無師友先生蓋嘗病也自是專以學問爲事窮理以致知反躬以踐實事偏母極盡其誠孝處兄弟極盡其友愛於事事物物上各欲極盡其倫理惕然以任重道遠爲憂雖出於翰墨者一以宋儒爲法三代遠矣帝王逝矣野無遺

賢之世不復而文詞科目之法興焉宋晦菴聖人也
猶以易學啓第先生入庭對策名輝達于 王所時
士林以得人爲賀朝議以先生有啓沃輔導之學遴
入爲玉堂正字先生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 王前
以仁義性理之説反復論難冀其萬一資 聖學而
助 聖躬從善舍惡取王去霸欲致吾君於三代之
上而尤勤懇於格君心之非可謂不失儒者之本意
矣其立朝五六年之間汲汲欲揚清激濁崇節義變
苟且愛君憂國之心自不能遏之于中則累進疏章
迨退而欲其 聖心感悟沐浴齋戒若對越乎神明

雖夜必整衣巾以坐讀古聖人書仰而思俯而記若有所得焉至若天文地志亦皆洞究其精微官纔四秩其祿甚微以供旨之餘輒周戚黨之貧窶者簞瓢屢空而猶晏然也室人或以告之笑而不答時趙先生光祖得遇　中宗以展布所學進君子退小人興孝悌尚廉恥一以古昔先聖王之道引君為治衰下之俗為之丕變朝著復尊賢之禮鄉黨有養正之談士以道德為心民以耕鑿為意賢才輩出成周之治將不日而復矣先生一見志合協心共力互相汲引轉相推許凡一旋一措必以忠孝為本世方仰其有

爲而向之位宰輔居館閣自以爲耆舊宿德者素不爲清議所貸常懷積怨伺影欲射者久矣但以譖人無過不得其便二三宰相搆成虛語百計中傷潛入宮門皷動君上以口不可道之事售一網打盡之術當夜起事直欲以短兵除之時會首相忠厚惻怛有宰相風故泣涕以諫皆得一頃之命於是趙先生嘗首罪遠竄金先生凈及我先生以次貶逐之知名之士流放殆盡爲善者懼矣嗚呼奸臣搆亂欺君上賊忠良俱以功名富貴終始自保老死牖下不得以春秋之法律之福善禍淫之道果安在哉厥後奸臣陰

誘太學生無賴者數輩上章請光祖等罪論以應死命下之日無賢愚貴賤詬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奸臣可知矣悲黨錮於漢室哀僞學於宋朝而猶爲之長慮却顧直欲捐生不回況於斯世親遇之哉又有無學術浮薄之徒徒痛夫忠義之見害於奸邪以除君側之惡爲名擧不逞之謀事覺伏誅時宰以爲光祖輩激成之也於是下金淨等論竄之命先生不得考終年三十非天所畀孰能與此嗚呼當先生鍾城之謫也流離辛苦動忍拂欝困辱而沮抑之者備於詩可考矣然以朝聞夕死爲念死亾

無日而尚此講易不輟惟篤實自信而已雖燕息之地常如君父之臨其前終始不忝得正而斃臨絕之言猶必以忠孝恐未盡學問恐未至爲說從容就死如赴樂地其爲所養亦至矣噫使人君眞知賢者之用心則將哀痛憐怛之不暇又何以放逐而隨殺哉奸邪之徒蔽人君之耳目得行其計其罪上通于天雖當士氣板蕩之餘公論不泯萬死不足以贖朝廷之議士林之論纔有疏章而欲雪其寃則亦可見義理之在人心而不誣也嗚呼忠臣孝子但欲盡其心於君親而豈有一毫私意於其中耶憸人得志從古

爲賊使忠義之士鉗口無言束手莫伸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悠悠蒼天謂之何哉自是厥後二十年間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行爲名者必排擯斥逐之無所容於世而後已使人君畏之如豺虎疾之如仇讐委靡展轉日復一日士習愈下士風愈降仁義之說不復聞於搢紳之間矣嗚呼陰不可以久長陽不可以久消　仁廟在位至德動天王道邁古正賢者得志之秋而遽厭人世與舜同化善端之萌如草木盎然欲抽反以烈風嚴霜而殄滅之也可勝痛哉今　聖明在上一以　仁廟爲法則庶幾士心稍慰而民志

有所定向矣余讀順服齋先生遺稿悲泣而書于末欲令後之好古樂善者見而傷之取此篇而三復則先生之志可見矣且夫克己爲學之方盡性知命之學豈無後學之持循哉嗚呼餘事文章亦必本於忠孝出於仁義始於性情終於學問雖顛沛生死之際猶惓惓於君親痛自刻責無懟憾之辭惟以不順爲怨慕焉則眞所謂關世教而樹風聲於百代之下者矣弁致寒儒今日撮讜議之微志云

銘心錄序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淳不肖性亦昏惰疾

病呻吟之間事故奔忙之際頗有忘不行故家　國
諱辰記爲小編持諸掌上出入不釋儼若奉承嗚呼
君親雖曰不同忠孝本無二致以身言之則家先而
國後以禮言之則國尊而家卑是以冠以　國忌次
錄家忌云

二養亭記

余於丙戌仲秋承恩浴椒井于永平地覽其溪山而心悅之遂稅駕而居焉吾東山水此縣最名由縣而言淸泠潭其尤也卽白雲溪之所瀦而源發白雲山也鍾體東支至潭作崖故水底皆布全石高者露出

詭怪錯陳有若龜龍曝日島嶼浮瀇崖之嵁巖俯潭爲臺者四曰白鶴曰靑鶴白者或乘靑者一隻時往來洲渚皆記實也餘曰散襟曰水鏡中介石床曰吐雲巖足陂陀於水心有窪容斗曰窪尊潭瀉長灘西折而淵曰鳴玉大壁倚天根浸灘淵極造化之剞劂曰蒼玉屛葺茅潭西曰拜鵑窩每於玉屛春夏望帝來叫山空響徹聽者自感也又就潭崿最峻處規爲草亭曰二養取伊川養德養體之義也觀其左當大壁右聯四臺皆負崇山面勢澄泓攢巒叢峭拱揖內嚮石骨瑣田㑹燭縈迴呑吐乎煙嵐晻靄乎林坰舒

憐異俟萬變迭形鬪奇矜秀各不相讓咸與收精會
神俎豆於枕席之間爲吾所蓄而日與之娛棲遲嘯
詠境淨意適不知山之阻身之遠鳥獸之可猜其孰
使然非茲潭之有遺歟略叙其槩難窮厥狀名而志
之者二養主人筆其大字與小字者韓主簿濩鏤諸
十有一石者辛秀才衷是歲萬曆十六年也

治川朴公神道碑銘幷序

惟朴氏其來有始楊山神人立爲新羅鼻祖其後裔
散居三韓而居錦之潘南者世服大僚最以茂族著
稱有諱尚衷仕高麗爲右文館直提學判典校寺事

遺以忠直啓佑後胤其子諱㫬事我 太宗位至議
政府左議政勳封錦川府院君生諱葵刑曹參判參
判生諱秉文司直司直於公爲大王父是生諱林宗
通政大夫尚州牧使贈吏曹判書生諱兆年官止吏
曹正郎贈議政府左賛成公賛成之長子亞曰縮擧
進士次曰緝妣尹氏贈貞敬夫人縣監孜善之女亦
坡平大姓弘治癸丑二月十四日生公公諱紹字彦
胄自號冶川世居漢城八歲而孤與姊妹二弟俱育
於貞敬膝下燕山朝多撤人家靡所止夫人率諸孫
南歸陝川冶爐縣卽公外家也公秀氣孤禀德宇渾

戍自在孩稚步趨有度已知其爲偉人遠器也年僅十餘値縣尹公感疾侍側不懈夜不褫衣縣尹公歎曰有此一孫兒足療吾病矣未及羈貫便有求道之志寒暄先生嘗住同縣末谷村邑人尚有能稱道其風烈者公聞而慕之每詢先生及門弟子言論舉措必籍而識之時當戊午殺戮之餘士氣蕭然公獨注意鑽礪講學不輟携近思錄性理大全等書入伽倻山寺整襟危坐沉潛玩繹至忘寢食覲省之外不遑出山者七八年矣後聞朴松堂英學有淵源遂往從之專心承誨研窮義理見識益廣踐履彌篤深造極

詰粹然卓立一時輩行咸推仰願交松堂亦曰子乃我師非我友也金公安國觀察嶺南於公戚聯雅敬重之凡事必咨一日出示一編書曰吾欲使一道士子有所模準於子意何如公曰此相公作成美意非初學所敢與但此書孰與朱子十訓金公笑曰自忝本職晝夜覃思以成此書及聞子言始覺用功之閒漫也遂書十訓及白鹿洞規遍揭州縣學壁永爲矜式公嘗曰莊敬日强安肆日偷此古人格言學者何敢少怠又曰人言讀孟氏書則能文吾意論語尤切每月必讀過一遍其自飭精密如此且未嘗分力於

舉子業而才高亦能擢戊寅秋鄉貢三科皆居第一翌年春中司馬第二赴會試入就講席也舉止雍容應對詳敏講畢諸公皆曰今日得玉堂正字可賀時趙靜菴以憲長在座曰觀其精彩非屈於人下者豈必以正字爲期乎果魁大科諸公皆曰孝直知人矣是時公名已在賢良科薦中而徑赴恒試識者韙之授典籍遷殿中拜弘文館修撰公既登第方欲乞縣以便親養而奄罹創鉅未就本意茹感沉痛以之沒世自嶺表奉柩返葬金浦先壠仍廬墓下內盡其志外盡其物鄉人感其純孝服闋除侍講院司書遷司

諫院正言又轉修撰改吏曹佐郎累遷至侍講院文
學歷兵曹正郎司憲府持平禮吏二曹正郎議政府
檢詳俄陞舍人轉侍講院弼善此後緣資級未滿出
入鳳閣春坊者屢矣是時羣賢被禍之後人諱性理
之學書筵進講但循例塞責而已適李文元公彦迪
淹滯芸閣公在天曹力薦除說書自此迭爲文學弼
善始以程朱諸書竭誠啓迪其爲賓師者以 世子
幼冲此非急務兩公不沮討論益力 仁廟聖質雖
曰出於天而道德夙成豈無所養而然歟陞司僕寺
副正薦侍講院輔德改司諫院司諫以大司諫朴光

榮連姻辭遞爲通禮院相禮轉軍資監副正復授司
諫時朴洪鱗爲獻納蔡無擇爲正言皆金安老之黨
也安老屛黜在外羣小方圖復用邪議大興擧朝結
舌公奮不顧身力主沮遏其黨怒而擠之左遷司成
尋加斥罷李晦齋自密陽府使代公爲司諫公慮累
及晦齋再三來訪而輒避不見然竟亦不免坐罷公
既貧士林重望羣小尤忌之遂出避南陽村舍纔一
年携家復歸于陜川絶意世事專精讀書雖屢空晏
然如也甲午春遘疾秋八月二十一日卒于正寢易
簀之時醴面盥手無異平日春秋四十有二國人聞

而傷之其友金公就成哭之以詩曰大業潛心地圓融體用全傷心觀化日天不假之年可謂知己之言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于冶爐縣西華陽洞掛山南崗與縣尹公同兆公暨祖考後以潘城推恩贈爵有差公姿禀既異而加之以學問躬行自得方寸瑩然儀表閒雅寬而有制和而不流事親有至孝之誠兄弟篤友愛之情處閨門得恩義之正順理而行沛然有裕非如困學之士積分累寸而成之者也平生以大學論語程朱及西山衍義等書爲進學階梯淩厲力捘亹亹不厭充養既厚英華發外望其容貌

接其辭氣暨者服其心不肖者薰其德人謂聞明道之風而興起者也嘗語學者曰爲學之方先收放心涵養本源辨別義理立其大者則餘可馴致聖賢之訓一話一言無非至教循是以進可以上達其摛文平易典雅理勝字順詩亦温厚平淡不尚華靡嘗有詩曰無心每到多忘了着意還應不自然緊慢合宜功必至寔能除得妄中緣公之爲學操存精密脚踏實地已到自慊不欺之地矣其罷歸南中路吟一絶曰名利前頭路幾千却來江上有漁船一心似水收吾內萬事如雲只付天其恬於榮辱素位無怨者亦

可想矣公早失嚴顏長抱蓼莪之悲每見衰麻者必
問親年幾何嗚咽不已事諸叔父盡其愛敬季叔母
窮老寡居繼供甘旨雖居住隔遠而仕罷必省其折
産也一聽其伯姊處分起居奉養有若慈闈二弟綰
緝襁褓而孤撫養訓誨恩義極盡皆終有所成就俸
祿及朋友餽問必分遠近諸族其睦姻周恤之篤雖
婦黨亦然有故舊染疫人不敢近者投藥餌而濟之
隣里有喪窮不能克葬者與之棺槨雖至愚至賤之
人待之必敬必誠不敢少慢至如肖翹微物亦加矜
憐焉其爲吏郎以李相繼孟賜諡官赴湖南之錦城

州牧乃朴訥齋祥於公先進也凡祇迎公禮不爲少讓朴公初訝其年少挾氣及使事旣畢公卽晤語款洽禮敬備至朴公始服其雅量見人非道輒懇懇規切許沆兄弟於公爲戚屬相與往來契分素厚及聞其過妹家而不入峻責而絶之許淩衛之排擯傾陷無遺力焉至使困頓跋躓終於遐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嗚呼痛哉夫人洪氏司贍寺正士俯之女亦有貞淑之德爲婦爲母咸可法式享年八十有五後公四十四年而卒葬于楊州豐壤縣南浦村里別有墓表生五男二女長曰應川癸卯司馬司宰監正

處心自然實有規範屢爲字牧殊著聲績娶司饔僉
奉金希呂之女生六男二女男曰東賢東豪東老東
俊東民東善次曰應順己卯司馬領敦寧府事潘城
府院君醇謹孝友世以長者稱之娶宗室文川正壽
甲之女生一男曰東彥誕一女卽當代　坤殿次曰
應男中癸丑制科司憲府大司憲含忠履潔特立不
撓濟以學力所造甚高士林倚以國家柱石不幸早
卒娶掌苑別坐尹和之女生三男二女男曰東壽東
休東點正及潘城後皆相繼而歿次曰應福中甲子
制科今爲承政院左承旨仁厚篤實不露圭角而所

守甚確娶禁火別提林九齡之女生四男一女男曰
東尹東說東望東亮女曰應寅戊午司馬今授長湍
府使恪遵庭訓踵美諸兄人以是善之娶昌樂察訪
卞希訥之女生三男四女男曰東紀東績東緯女長
適司䆃寺正李希伯生五男二女男曰大秋大禾大
馨大秀大年次適進士朴誠元生一女內外諸孫百
有餘人門閥之盛古未之有咸能奉承家範謙恭忠
厚不爲貴盛所移朴氏之慶盖未艾也嗚呼仁者必
有後天之報施久而乃定玆非其驗歟銘曰
遏矣神系發源淵淵世懋懿美式亘式延卓彼夫子

實惟其英天球粹質不琢而精薰以賢師醇于厥學
見道卽早有大其識根滚末茂器宇渾成端莊高嶷
愷悌通明志存匡濟資仕乃揚進試主司奮藻摛章
名高題塔文冠射策更歷周行休聞用赫再直鑾坡
三入春坊紬繹姬孔賛述皇王門下納誨南臺摠綱
正色在列松貞玉剛希聖爲徒致君意長生之不辰
竟與轗俱直道未展嘉謨罔敷還毋逸翮處跌長途
介居窮鄉藜菽不給閉户陳書星霜屢易蕭然塵表
浩浩其樂困而不變君子之强宜報以壽理又茫茫
蘭摧蕙秋今也云亾以正而屯殁亦人思以幸而福

生反人唵在公所獲何必期頤犖犖所蘊履夔蹈契
孤標拔萃百行無缺不愧古人可法來哲傳之悠久
燦如日月孰脩孰短識者能別矧天惠後孔碩且蕃
簪組相承忠孝是敦故鍾　淑聖祥協星軒貳政震
極基命無疆蜀塗莘摯允與並昌蔚乎其馨韡乎其
光掛山丸丸植松與栢紀德薦辭鏤茲貞石

冲齋權先生神道碑銘並序

公諱橃字仲虛安東人也高麗侍中幸之後世爲著
姓高祖諱厚監務曾祖諱啓經橫城縣監贈嘉善大
夫兵曹參判祖諱琨龍驤衛副護軍贈資憲大夫吏

曹判書考諱士彬成均生員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賛成兼判義禁府事妣貞敬夫人尹氏司宰監主簿塘之女也自叅判至賛成贈典皆以公貴也公生於成化戊戌十一月初六日自在髫齔岐嶷異凡兒其文義夙達古聯屬對語輒驚人稍長聞譽蔚然丙辰中進士弘治甲子燕山試舉人公策得中既拆號考官始覺券中有處字啓請去之先是燕山怒中官金處善直諫而殺之命中外文字不得用處善字故也正德丙寅 中廟改玉明年丁卯公登第補承文院副正字薦爲藝文館檢閱戊辰由待教遷承政院注

書庚午陞弘文館副修撰知製敎拜司諫院正言移禮曹佐郎癸酉自弘文館副校理歷司憲府持平兵曹正郎復爲持平政府奴鄭莫介告辛允武朴永文謀逆授堂上階時公將辭去覲親與同僚議當啓奪及還知其議中寢詣闕駁諸僚仍啓曰莫介知允武等謀則當無留卽發而累日乃告不伏其辜幸矣至受重加請奪其職 上從之時論快之甲戌爲吏曹正郎俄以事遞酉復戶曹正郎以親老求爲永川郡守丁丑冬以司憲府掌令召還轉議政府舍人復掌令戊寅以成均司成陞通政拜承政院右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時 上親政特有是命
政畢吏曹判書李長坤前啓曰權撥爲承旨甚合物
情累轉至左承旨秋儒生殿講畢公進曰今日殿講
論仁仁莫大於繼絶世 魯山祖宗懿親燕山 殿
下至親雖無道獲戾於 宗廟而亦君臨一時永絶
不祀甚損 殿下之仁昔周武王立武庚以存商祀
我國家設崇義殿使不絶麗祀 世宗大王命以廣
平大君璵爲恭順公芳蕃之後以錦城大君瑜爲昭
悼公芳碩之後至今頌 世宗仁親之厚請勿留難
酌宜行之時衆議紛紜竟未舉行冬爲都承旨兼藝

文館直提學己卯春陞嘉善拜禮曹叅判移同知中樞六月出爲三陟府使公見時事多故深以爲憂爲諸公力言之諸公不能從求外補以去十二月趙光祖被竄猶以公爲其黨坐罷退居安東府乃城縣與鄉人處無貴賤皆得其歡心婆娑林壑者將畢命者十有五年至嘉靖癸巳　中宗命收叙除密陽府使政尚寬簡吏民畏悅乙未丁外憂服闋拜漢城府左尹戊戌出爲慶尚道觀察使陛辭　上曰嶺南巨藩近因年荒流亡相繼卿其務措安集之方公啓曰臣庶竭駑鈍死而後已然爲治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

在人君一心近來奢侈成風中外皆然災異不息
上若崇尚節儉遠方亦自承化凶年不能爲之害書
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可不戒哉未幾以事遞還同
知中樞已亥春拜刑曹參判俄轉兵曹夏陞資憲拜
漢城府判尹秋遷知中樞以改　宗系奏請使赴京
庚子春奉勑回賞加正憲賜土田臧獲公懇辭不允
夏知春秋館事兼　世子右賓客辛丑歷議政府左
參贊禮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壬寅　世宗皇帝有
宮婢之變朝廷議遣使陳慰公於經席進曰天子以
萬乘之尊四海之主一朝不虞之禍出於賤御凡爲

人君抄忽不戒危禍所係 殿下勿以上國之事而
尋常之恒加省念辭甚觸犯同列皆縮頸甲辰秋兼
知經筵俄復左叅賛冬 中宗禮陟公爲 殯殿都
監朝夕殿側情禮俱盡乙巳春有海舶樹旗幟過全
羅界水使梁允義遣兵討殺事聞廷議慮其爲上國
漂船將拿推允義時二南有邊釁公急詣闕啓曰邊
不可須臾空鎭今拿允義脫有急誰可責任請出他
將交代後拿問憲府啓曰權橃憂慮國事待明來啓
所言正中軍機請卽俞允 仁宗從之夏陞崇政拜
議政府右賛成兼知經筵判禁府事七月朔 仁廟

昇遐 明宗幼冲即位 文定王后垂簾同聽政以
公及李彦迪爲院相更直政院叅斷機務公聞命瞿
然曰以我當此任如蚊負山柰國事何初尹元衡與
尹任怨仇已甚而李芑鄭順朋林百齡爲其腹心謀
欲傾陷士林以濟其奸元衡托密旨誘臺諫使擊尹
任臺諫不從八月李芑鄭順朋林百齡許磁詣政院
將啓尹任柳灌柳仁淑之罪公與之議不合俄而
文定御忠順堂召六卿以上入議公啓曰往者 睿
宗無嗣月山當次而 貞熹王后援立 成宗年甫
十三矣然猶終始帖然況今 主上乃 仁廟嫡弟

旣已正位豈復有他虞乎且今王子君無結黨大臣無執權誰敢有濡邪之心臣意竊謂方此初政務得人心每事當以大公至正行之 中廟初年大臣不能善導誣以李顆爲謀反盧永孫取高爵自是告變者多 中宗後知其故盡放連坐人一國咸服此今日之所當戒也是日任遠竄灌遞仁淑罷翌日轉公爲兵曹判書于時獻納白仁傑擊臺諫不能論執密旨命下仁傑于禁獄鞫治加任竄絶島二柳付處公獨詣闕啓曰自 先朝末上天累降大灾近又大風連兩蒙昧臣恐天意或有所感而然甚可畏也 幼

主即位未幾遠竄大臣人皆莫測又囚諫官誰敢冒死盡言乎尹任若有邪心雖被重罪固不足惜臣竊以　王大妃於　嗣王有母之道若因此憂傷不豫豈不爲大累哉且柳灌本有腹病每於朝堂倚屛壁而坐不敢辭退爲國而然也柳仁淑得上氣證今已有年此等老病儒臣位極人臣豈有他心今若遠行得病而死人皆曰國殺之也願　上平心察之時尹元衡在告未出而以　文定至親實逢迎主張陰搆此禍公又移書曰古人云吾不西行大禍不止此豈公高臥時也願力疾强起與朝廷一心以濟大事會

林百齡許磁請於尹任罪目中去宗社二字順朋因是激怒上疏極言三人之罪復於忠順堂引對公卿謝罪經退於是三人皆以逆誅論行賞公亦賜衛社功臣號已而順朋等啓權橃與臣等論議不同請削勲冬兩司又請罷皆依允時都下汹懼女壻洪仁壽自外奔來謁則公坐對書言色如平日乃歸鄉邑明年丙午臺諫再論奪告身丁未秋良才驛有無賴子匿名謗國之變因而大加罪乙巳人公初命来禮付處俄移泰川押官到門公怡然就道謂鄉黨來訣者曰天恩罔極矣又寄書子東輔曰昔范忠宣七十

有萬里之行汝父之罪寬典也且吾負恩至此死則薄葬可也至用安驛禁府郎星馳而來一行驚倒號哭公正色叱之至則移配朔州矣至碧蹄驛李晦齋亦到公戲曰李貳相權貳相一時之行何赫赫也咫尺不相見而行李校理延慶見於路左握手歔欷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其於天何至謫所明年戊申春感疾臥枕猶不去書授小兒千字文無少差家人不知其殆矣遂卒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七十一其年冬歸葬于奉化縣酉谷山癸坐丁向之原至 明廟末年公論始振權兌敗死國是稍變丁卯今 上嗣服

克追 先志凡乙巳以後庶冤羣枉以次昭雪三公
議啓權撥德行純粹忠誠俱至命復公爵秩如初冬
慶尚道觀察使朴啓賢狀啓權撥忠義風節如此請
與李彥迪俱賜追奬 上令大臣議啓大臣議謂二
入所學所行燁然可稱允合追奬用光繼述使士氣
益振儒道增重戊辰春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
府左議政兼領經筵監春秋館事辛未秋太常易名
曰忠定事君盡節曰忠純行不爽曰定公風神秀朗
器局峻整望之儼然卽之則溫性又儉素不爲華靡
事位至通顯而自奉蕭然若寒士雅好讀書直省在

公亦未嘗廢忘或遇聖賢言行切要處必招子姪開示反覆教告每曰爲學須爲己科擧特末事耳晩節尤好自警編近思錄不去懷袖間　中宗嘗召宰執宴後苑賞花命各盡歡醉扶携而出內小官拾得近思錄小冊　上曰落自權橃矣命還之公外氏於貞顯王后爲近親　宸眷異常而公益自謹避平居和氣薰人雖遇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庸人賤隷皆待以恩厚閨門之內不嚴而畏莫敢有交間者至於意外謗言之來亦未嘗辨明自直弘量如此而及乎臨利害遇事變義形于色直前擔當勇決如賁育當其

再啓也通夜明燭冠帶獨坐以草啓辭趂朝將趨朝家人子壻叓扳挽泣諫輒麾去之至闕申公光漢相遇並行問知公意愕然固止之公不聽就院相李彥迪坐招注書柳景浚書啓辭李公視草本亦驚曰勢已至此言之奚益盡抹去危言處公却坐長噓曰刪沒如此不如不爲之爲愈也公與鄭順朋分浚鄭初告尹時病告數朔是日始出公迎謂曰令公亦何以來乎鄭色沮後語人曰任等卽日當了吾聞權襏之言不覺汗背不復有言而歇後李文仲處事不猛以致多日騷擾云公於乙巳之禍營救至再皆在於鄭

疏未上之前三人罪狀未有的指而目之以關宗社
之名是其根連株逮搢紳虀粉豈止竄黜三人而已
哉此公之所大懼也故獨能奮然出萬死力犯雷霆
而爭之使彼時諸人皆以公之心爲心舉措之間一
意於爲國紓難則一時士林不至於如是之糜爛而
俱焚矣由是而論先事而救人其變未定於空雲怠
身而犯難其義實凜於秋霜鄭文翼公光弼嘗稱公
有死難不可奪之節詎不信然也哉當時秉國者固
以公爲大罪凡三遷謫所必置之窮邊極惡之地若
可已矣其忿猶未息戊申春李芑乃以公及李彥迪

請處重典更進强聒其說萬端尙幸 簾中堅拒不從於斯時也二公得以善終豈非神明有以扶持而至于今日二公之特蒙奬典又豈非上天報施果大定於旣久者耶嗚呼自古士大夫其在平日讀書養望自雄一世者固多有之及變起倉卒未免危慄錯愕終始參差至於抑首而苟從雖曰非其本心寧不多愧乎惟公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威屈屹然如山特立不撓可謂至死不變者矣陰崖李公耔痛己卯之禍嘗書小錄曰趙孝直當中興之運感不世之遇知無不言言無不從庶復先王之治後來諸賢年少氣

銳改絃無漸觸冒險阻物情大乖申大用權仲虛等調劑兩間冀不至敗闕而新舊甚之以至今日斯豈人謀之不臧云爾則公之在己卯亦可謂善處矣公號冲齋晩號松亭配和順崔氏濟用監直長世演之女也有二子一女長東輔草溪郡守有器量風裁次東美龍宮縣監亦持身謹厚皆中進士壻曰洪仁壽刑曹佐郎草溪無子以弟之子來爲後龍宮有四子曰来曰來曰集曰桀佐郎有二子長曰思濟承文正字次曰思礪進士側室二子曰東慎東進諸孫皆守家訓權氏福履盖未艾也銘曰

於休先生受氣渾然懿乎其純浩乎其天業隆弱齡
神茂初學鑽研墳典惟聖是則摭華摛藻彪炳驚人
儁聲早洽名蓋儒紳育鱗重淵舒翼高旻决科聯擢
爰始濯纓歷試中外蔚爲國楨嗟公道德其大可述
溫良莊重崇儉宏達多容鮮拒海納山藏砥節礪行
松貞玉剛天與忠孝人推淸直孜孜古訓老至忘食
備修于家乃施諸國秉端守一質神不惑仁民厚生
循己焚溺致君盡善悃愊夕惕不挾朋比不虞訕疾
一用至公兩忘猜泥言必由中貌無苟悅見義勇决
鼓行直前彌綸意廣匡救才全通介互濟夷惠幷行

春雲等潤秋日爭明往在諸賢銳於叓張公識治體時措攄長務講中和從我其誰高翔遠舉殿藩海陲前知之鑑實契蓍龜危機忽駭吾道大否嘯傲丘樊周星逾紀逮茲賜環加頷其皆委蛇八座弼貳三階勳存降綸恩比錫土獻替帷扆毗贊堯禹台衡望集霖雨譽馳期扶日月永翊雍熙龍駕飄忽 二聖繼陟與山止簀遭世罔極釁啓田竇禍聯才淑諍臣幽拘輔星淪落羣醜恣睢百僚結舌履霜已過滔天誰遏公膺寄遺志决殞首挺身孤叫義言盈口橫潰不流疾風斯勁臨危審正遇難致命倬爾殊藻孰與齊

蜀昊穹料纏真宰冥漠偶生頑人反乖際會西塞接
戎南冠御魅善不勝惡天固余欺胡畀之德而無其
時萬里狼荒層冰飛雪兇鋒未戢豕害轉疾身竆心
逸若處家林必壽奚憑遘閔還潑營魄垂離淸明如
昔開秩蕭然尚勤講讀旣逹死生寧累心育懷和長
畢素靜告終旅殔誰酹孤輤度磧愁雲靉靆行路躑
躅英姿爽氣今復何適其昭於上經緯寥廓其靜而
潛輝映川嶽豈隨朽壤同歸湮沒矧延餘慶克奉遺
烈藹其有隆賢哉肯堂惟天好還正氣載昌屛斥兇
孽弘奬儒風位躋中鉉命秩特崇久而彌著公實不

亾宜彼琬琰永照無疆

高麗侍中節孝徐公旋閭碑銘 幷序

孝者人道之大經自隆古以來見於孔子刪正之書以爲法者兩人在書曰君陳在詩曰張仲降及後世嗚呼尠矣今有人焉一國之人皆稱之爲孝子則固一國之善士若驁城徐公殆其人歟公諱稜字大方弱冠擢大科仕高麗安孝王之朝官至侍中天性至孝解官歸家專心奉母是猶安仁賦閒居之意也母發項疽迎醫視之醫曰若不得生蛙不可治公曰當此沍寒豈得生蛙毋疾殆不可爲已號泣不已醫曰

雖無生蛙可姑合藥以試之遂熬藥于樹下忽有物從樹上墜鼎中視之乃生蛙也醫驚曰子之誠孝格天天即賜之毋疾必瘳於是更爲劑合貼患處立愈事聞旌閭迄今數百載猶不廢見之者莫不咨嗟感涕知事親之必盡其誠激立民志裨補風教亦何如哉嗚呼上天之載本無聲臭之可求而茲能一則感應如響至於斡造化而回天機吾於節孝公見之公著居家十訓實羽翼乎呂氏鄉約之書其所學之正又如此然國史所傳只記其孝而不及於學豈非韜真晦光惟務自厚而流俗不之知故歟公十五代孫

曰荃服義思孝無替家聲懼歲月滋久德音或湮頹斲堅石假辭記美建諸舊閭之上以圖不朽於無窮屬余銘之余旣慕徐公之德且嘉荃之眷懇不以鄙拙辭遂爲之銘曰

於休先生盡孝承親匪性之揉實出爾眞毋疾無藥號天而泣霜雪旣降坯户咸蟄有誠必感天貺斯申錦襖皤腹妙劑通神壽康而悅慈顔復春玄造冥冥孰識其機秉心無貳天亦不違懿乎眞純卓乎所履故里不改山崔水瀰令聞永振吁嗟曷已

退溪先生墓誌銘 幷序

隆慶四年十二月辛丑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兼知
經筵春秋館事李公卒于禮安之私第其以疾聞也
上命御醫往視之未至而以訃聞　上震悼輟朝三
日特贈領議政有司莅喪禮比三公翌年三月二十
一日葬于其縣乾至山某原公諱滉字景浩系出真
寶其上祖諱碩五世祖諱子脩皆仕高麗碩密直副
使子脩討紅巾賊有勲封松安君高王父諱云侯軍
器寺副正贈通訓大夫司僕寺正曾王父諱禎善山
都護府使贈嘉善大夫戶曹參判王父諱繼陽舉進
士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初松安移

居安東地判書又遷于禮安家温溪里考諱墇中司
馬試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賛成兼判義禁府事賛
成之弟堣官至參判號松齋兄弟俱勵志讀書賛成
公時以博洽稱焉每訓諸子曰吾平生耽書未嘗頃
刻廢也汝輩當效之初娶義城金氏生二男一女先
卒後聘春川朴氏別侍衛緇之女贈貞敬夫人有子
男四人公於倫次爲季子也生有異禀英悟絶人沉
静端慤不妄言笑年未髫齔已好讀書學舉子業中
戊子進士文藝出羣聲稱日盛然雅尚不在此早有
求道之志欲終不應科舉爲毋夫人之耋且迫於諸

兄之勸遂黽勉累歲登甲午文科選補承文院權知副遷授博士陞成均館典籍轉戶曹佐郎自爲六品爲大夫人欲乞縣便養而不得以爲終身之恨丁酉遭內憂服闋拜弘文館修撰改司諫院正言遷司憲府持平改刑曹正郎以其在臺時微譴與其同僚皆罷免未幾復授刑曹正郎每見論囚輒對案不能食歷弘文館副校理拜司憲府持平改弘文館修撰尋除副校理復授司憲府持平累遷拜議政府檢詳兼侍講院文學陞舍人改司憲府掌令以疾辭除宗親府典籤又遷掌令再轉成均館司藝兼侍講院弼善

陞司成謁告還鄉遷禮賓寺副正仍在鄉病遞旋授
弘文館校理被召歸朝兼侍講院文學轉司憲府掌
令又辭疾除成均館直講遷弘文館應教復謁告下
鄉尋還朝是歲甲辰十一月 中廟登遐公知製教
製告訃請謚兩表又手書之表至中朝禮部尚書等
覽表歎服曰表文旣好書法亦妙使臣歸啓其言
仁廟特令賞賜未久移疾軍資監僉正弘文館應教
典翰轉司饔院正又病免還授典翰是乙巳九月也
仁廟旣薨 明廟卽位李芑等當國擅權方排陷士
類公亦削奪官爵旣而李芑等復請敘用蓋以芑之

姪元祿素敬公學行故力言其不可害也拜司僕寺正以葬舅下鄉因引疾遞職俄授校書館校理轉禮賓寺正除安東府使皆病不赴拜弘文館應教承召命而來未幾病辭除儀賓府經歷力乞補外出守丹陽郡爲政淸愼慈恕民自愛服郡有佳山水每於公暇遊陟吟詠且記其勝以留郡後人傳以爲寶適仲兄瀣爲其路方伯換授豐基郡守郡有白雲書院前守周世鵬所建公下車即上書監司使轉達請賜額書籍 上許之書院賜額與書自公始未久解綬而歸吏民遮道涕泣行李蕭然惟載數馬而已遂築室

於退溪之上自號退溪居一年拜弘文館校理復應
召命改司憲府執義以疾遞授弘文館應教特命陞
拜成均館大司成移疾爲散職復拜大司成又病辭
處閒秩歷兵刑曹叅議病遞授散職仍辭歸鄉里授
僉知中樞府事相臣有論薦者下書召之仍拜弘文
館副提學又有召命皆辭改授西樞之職上章力辭
不獲又辭以病復授閒職遂赴召拜成均館大司成
特陞工曹叅判爲焚黃請暇還鄉先是公更卜築陶
山之下今始成號陶山精舍爲終老之所綸命雖屢
降堅辭不起 明廟命礪城君宋寅使畫陶山又書

公陶山記及詩篇作屛簇以進常置寢殿中其注眷
異常如此丙寅正月公年六十六拜同知中樞府事
下書敦諭力疾就召封章辭疾者再　上遣醫問疾
在道拜兼藝文館提學特授工曹判書兼大提學又
固辭遂還家改授知中樞府事上疏懇辭增秩　上
不許時　皇明登極詔使將至公以製述官被召還
朝此丁卯六月也　明廟賓天今　上卽祚拜禮曹
判書旣謝恩卽引疾八月遞判書便南還是時　大
行未葬人皆疑其去就公曰昔考亭以煥章閣待制
不待孝宗發引而行義所當去不得不爾也除散職

召之者三陳章自劾乞致仕　上不允陞拜議政府左贊成下書促召者又四懇辭遞贊成拜判中樞府事又辭不獲入京城之日走卒咸擧手加額曰退溪至矣　上亦不名呼以判府事朝廷患軍額多缺將括丁改籍公啓曰今年水旱民迫饑莩宜少緩以俟豐稔　上曰爲國而不聽卿言耶卽命停之拜弘文館提學辭不許上疏陳六條曰重繼統以全仁孝杜讒間以親兩宮敦聖學以立治本明道術以正人心推腹心以通耳目誠修省以承天愛　上御筆褒美之拜大提學固辭幾一月始命遞之每入侍經幄講

論義理　上必傾意聽納公請進講西銘　上命公
校讎考證進聖學十圖又命印頒羣臣大加崇奬拜
吏曹判書都人相賀曰某也秉銓衡請托自今絶矣
公又辭不受仍處舊職時朝廷議德興君追崇名號
及立家廟事公言當稱德興大君又作廟祀之儀皆
不見用且　明廟當祔文昭殿公欲於此時依三代
廟制正太祖東向之位昭穆南北之序大臣禮官以
爲不可各以其意啓之公言竟廢越數日公詣闕門
外累上劄乞退温諭不允後數日又詣　上召見於
便殿公復陳乞三四　上許之是夕出宿東湖上士

大夫有識者無不掩涕旣退歸凡乞致仕至五六度辭極痛切竟不遂其志曁寢疾戒家人或有祈禱之事切戒禁之病革召門生謂曰平生以謬見與諸君講論是亦不易事也謂子寯曰死後毋用國葬以我遺戒陳疏固辭且勿建碑只題小石曰退陶晩隱眞城李公之墓足矣將至屬纊神明不衰起居莊敬如平時命侍人正席而絶先生生於弘治辛酉十月二十五日至是享年七十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況吾東方窮荒僻遠自箕子以後上下數千年間號爲知道者有幾先生以潁徹之姿超然獨得於遺編

絕簡之中其學主朱子之書莊誦精硏一意下學寧淺毋深寧卑毋高平實的當循循有序脉絡不亂所謂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者此先生之所期而日勉乎長進者也及操存益固識見愈高察倫明物渙然心釋而淸明洞澈表裏無雜泛應曲酬發必中節事親盡誠孝承顏順志左右無違仲兄澄長於公數歲而事之如嚴父至老不變家業素貧處之裕如閨門內外肅穆怡愉對子弟未嘗不冠家人不見其有喜慍之色與宗族故舊周窮恤患恩義俱至接人溫恭謙謹少長貴

賤待之各盡其道賢者樂其德不賢者愛其和咸瞻
仰而致敬焉後學請益相與問答窮日不倦然必觀
其志之所向而言之若實無意於正學則雖子弟不
强也其言以立志爲先以謹獨爲重教誨諄諄平易
明白不爲幽深玄窅之說又以謙虛處之辨論之際
無間彼己惟善是從愛君憂國出於至性雖退處田
野心未嘗不在於朝廷聞一政一令之善喜不能寐
或舉措失宜憂形于色常以輔養君德鎭定士林爲
先務本少宦情　中廟末年有大機關始决退休之
意自是不能久留於朝廷而出處進退之義尤著於

晩節隱然大勇辟立萬仞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嘗曰我之去就前後似異前則有召輒出後則雖累被召命不敢進蓋位卑則責輕猶可一出官高則責重豈不顧分義而冒進乎雅好山水蕭然塵表風格超邁外若不事標飭而自合乎規矩準繩其所養之渾浩冲融者亦可見也公患中國道學失傳陽明白沙之說又出而亂真爲跋白沙詩教陽明傳習錄以見其意又以朱子大全編帙浩穰學者未能遍究取其書之尤親切緊要者節略成書補以註解使便覽閱著啓蒙傳疑發揮微意撰理學錄自宋豫章以至元

朝道學之士言行散在諸書者皆裒集無遺以續伊
洛之淵源以畢晦菴之餘意其詩與文棄少時所習
專學朱子而尤長於文書法亦甚遒勁初公深自韜
晦雖專精學問而不發於言語文字至於朋友亦未
知道學之儒也及其年益高德益邵充養既久精華
自炳其實自不可掩者然後學者皆洽然尊師之其
闡明正學開導後生使孔孟程朱之道煥然復明於
吾東方者惟先生一人而已公凡再娶先夫人金海
許氏進士璸之女後夫人安東權氏奉事碩之女皆
先卒有子男二人長曰寯以蔭仕爲奉化縣監次曰

寀早死俱許氏生也側室有子男一人曰寂孫男三人曰安道生員曰純道詠道皆幼女二人長適士人朴欐次幼銘曰

隆緒莫紹徽言輟響卓彼先生挺生東壤抗志前哲惟道是求早脫羈馽遄返林丘棲遲靜便講誦墳籍潛思力踐由博造約既積之厚其發也光謙存尚褧欲晦彌彰　四朝徵召卅載行藏未奮厥庸悠悠彼蒼世懷其德冀壽且康誰謂一疾遽戲大耋山頹曷仰人亡學絶吉卜之後兆此新崗惟其令聞愈遠益昌

秋巒鄭公墓誌銘 並序

嘉靖四十年三月初九日己巳秋巒居士鄭公卒夏四月二十日己酉葬于高陽郡某山先塋之側公之遺命也前期公之妻弟豐德郡守安君鴻致行狀請銘公諱之雲字静而秋巒居士其號也世居高陽曽王父諱夏通禮院引儀王父諱漢父諱仁弼皆不仕生有異禀趣尚不羣受學於思齋先生同門之士皆事科文而公獨有志於性理之學讀易十餘年不懈及所見漸進與先生論辨先生自以爲不及慕齋亦嘗曰鄭生即吾相長之友也其取重於兩先生如此

歲戊午遭外憂辛卯丁內艱執喪盡禮哀慼過之及
思齋歿公爲服心喪三年自是益無宦情獨於修身
進德日孜孜焉家素窮空妻孥寒餓而公不以爲意
嘗欲卜築於二山之東北以爲終老之所無貲未就
僑寓都下每以不獲屛居寬閒爲恨　中廟朝有一
貴人欲論薦公聞而不悅出遊遠方以避之公襟懷
坦夷不爲崖岸嶄絶之行而其好善嫉惡出於天性
以此寡合屢遭謗議晩年頗好飮諧謔有堯夫笑談
親俗之意而其中所存終始一也士大夫往來公門
者甚多而誘掖薰陶之人亦不少若論其功此所謂

中流失船一瓠千金也嘗作天命圖又著說退溪先生見而稱賞又從而叙之去年冬公訪安侯于豊德或遊山寺或寓郡齋逮今春忽感風邪之疾偏身似不仁自念惟危欲還鄉里行到昇平府江口庵至不救年五十有三無子有二女長適李鶴鳴季適宋大訓俱有子女而尚幼嗚呼公早識趨向平生爲善而終至於不位不壽又無後以没于地此吾儕所以爲疑於造物之理而爲公惜也銘曰

魁然其貌拓落其懐拔俗求道自寡匹儕善惡在己窮達關天既無愧怍又何戚焉

擬宋蘇軾賀擒鬼章表

戎醜逞匪茹之逆尚假息於四陲王師示薄伐之威獲匈渠於一捷朝野同快臣民共歡欽惟皇帝陛下神武應時盛德冠古同文軌於九有方恢並生之仁接梯航於八蠻式廓包容之量豈意隴底之逋寇尚勤河右之防秋罔念撫綏之恩敢爲執迷而干紀阻負洮隍之險寧知犯順之必誅惡已極於先朝致神人之共憤罪乃盈於今日率天壤而不容廟謨盡經略之宜邊帥奮爪牙之勇風霆勢迅破堅壘於須臾飛走計窮就檻車而瑟縮烟塵永絶河隴悉平遂舒

函夏之心益破西賊之膽玆由睿筭獨運於九重之中豈非王靈決勝於千里之外瞻聆攸暨蹈舞惟均臣伏念肅侍龍墀顯編鵷序四郊多壘庶無貽大夫之羞七德爲歌竊自賡雅頌之作

擬晉山濤請釋吳以爲外懼表癸丑庭試壯元

難禦者心常生禍機於太逸有畏則警盡存吳氏於一隅肆陳經遠之謨仰瀆燭微之聽竊惟前代之興廢不係敵國之存亾三苗未降帝舜益敷其文德六王已畢狂秦遽滅於自盈玆皆損益之可徵宜作勸戒於今日欽惟皇帝陛下明并日月度廓乾坤萬民

靡不承坐享垂衣之治四海以無侮立定韜戈之功顧彼孫氏之驕兒久稽天討於江表恃長江天塹之固仁義不修襲先祖偏霸之業逆順久昧烟塵屢起於邊境廟謨恆勤於冕旒王赫斯威欲掃妖氛於吳會仁不爲衆因知蟻潰於斯須然微臣過計之愚彼餘孽不足以慮禍常憐於衽席憂不在於要荒尚恐平敵之餘反爲招損之地惟銛鋒悍馬之可馭難恃寸心置彈丸黒子之小邦俾爲疢疾縱嫌於統合之盛可生於憂患之中臣伏望俯憐不諱之忠許循長慮之愬特緩征吳之師旅使爲攻玉之石沙則常懷

戰兢敢弛聖慮之戒懼益謀經濟終致國祚之綿長將卒無驕惰之心君臣著憂勤之美臣謹以勉勵鈍器更竭駑才帷幄運籌縱未決勝於千里朝夕獻可庶欲憂國於萬全

息菴先生文集卷之四